



## 当代呼伦贝尔草原的敖包祭祀

Aurore Dumont

### ► To cite this version:

| Aurore Dumont. 当代呼伦贝尔草原的敖包祭祀. 呼伦贝尔学院学报, 2019, 27 (3), pp.1-5. <halshs-02520234>

HAL Id: halshs-02520234

<https://shs.hal.science/halshs-02520234>

Submitted on 26 Mar 2020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 当代呼伦贝尔草原的敖包祭祀

吴 红  
(台湾中研院民族所 台湾 台北 11529)

**摘要:**本文探讨了呼伦贝尔草原敖包的不同特征、地理分布和族群分散定居情况及当代牧民的敖包祭拜活动。

**关键词:**呼伦贝尔草原;敖包;祭拜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601(2019)03-0001-05

旅行在北亚草原上的人们都会注意到有许多装饰着多种色彩旗帜的石头堆。这些被称作敖包的建筑是当地牧民为祈求家族兴旺和平安的祭拜圣地。在呼伦贝尔草原上散落着数百个敖包,曾是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地域边界标志物。敖包不仅是当地社会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也可作为游牧部落区别领地的标志。

### 一、草原上的纪念圣地

蒙古语“敖包”的意思是“堆子”或“堆砌物”,是专门用来祭拜神灵的圣地。清代文献记载了当时分布在草原的部分敖包,这些敖包大多作为游牧部落分疆的标志(王伟,程恭让,2012)。敖包和敖包祭祀不仅是传统文化的载体,而且也是新时期草原文化的重要标志和组成部分,对草原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人文精神的弘扬具有不可代替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作用(王其格,塔娜,2010。)

当地人认为自然界存在多种可以祭拜的神灵,这些神灵可能会居住在某座山上、某条河边或者某棵孤树上。众神有土地神、水神和龙神、萨满祖先神灵。敖包作为神灵的居所,其位置必须考虑到所在地自然特征和超自然特性,以及举行祭拜仪式等因素<sup>②</sup>。敖包常建在荒野高地上,这可能与当地人崇拜高山和大树有关;高处被视为地神

的居所(Chuluu and Stuart,1995)。

呼伦贝尔的敖包大小、形状和材质取决于当地条件和建造者。当地人区分不同敖包是根据其大小和祭拜者数量,但最重要的是管理敖包祭拜仪式的行政机构级别。“大敖包”的祭祀由呼伦贝尔市或者旗有关部门组织和资金支持;而“小敖包”祭祀仅由当地相关氏族的监管。的确“通过不同的大小、高度和位置设置,敖包之间产生了永恒或是抽象的政治等级。它们的规格是永恒的或被抽象为政治层级关系”(Evans and Humphrey, 2003)。

敖包通常看上去如同圆形石堆,其顶端插着柳枝和饰有祷文、彩色条带旗帜。当地牧民认为柳树枝是神灵偏爱的住所,那些祷文旗帜表达着对好运气的期盼。如同牧民们传统的蒙古包的门一样,敖包的正面也朝南。在森林与草原混合地区,敖包完全由树堆建。一些孤树,也被视为神灵的住所,它们和附近的敖包一起受祭拜。Atwood认为“敖包与佛教祭拜有密切联系,其建造分为三个阶段,有十二个小敖包分置在主敖包周围,模仿佛教宇宙观大陆须弥山的结构”(Atwood, 2004)。为了纪念特殊事件和历史上杰出个人而建造的敖包带有其特征。比如达斡尔人的“墓地敖包”和“纪念碑敖包”。

收稿日期:2019-03-20

作者简介:吴红(法国名字:Aurore Dumont),(1981-),女,法国人,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博士后。法国社会·宗教·政教关系研究所。研究方向:内蒙古自治区及东北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游牧文化,敖包祭祀,萨满教。

以氏族、高山或丘陵命名的敖包不仅是呼伦贝尔自然景观的组成部分，也是各部落领地标志及当地历史的象征。

## 二、敖包：地方口述历史的支撑

地处蒙俄边界的呼伦贝尔是众多通古斯人以及蒙古人的家乡，这些人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间定居于此。当地有多少氏族和少数民族就有多少敖包。依据敖包在当地的空间分布，人们可以得到准确的区域概观和当地社会氏族结构。每一个敖包的特征和故事，揭示了在特定历史或政治环境下，一群人定居于某处，来到某地；堆起的石头作为标记。一座敖包消失后，可以在原地重建，也可以根据迁移路线及安置地点在另一个地方重建。

当地人称呼敖包要么直呼其名，要么称“我们的敖包”。然而对于当地人而言，“我们的敖包”具体意味着什么？分散于呼伦贝尔草原上的众多“小敖包”中，大部分的祭祀活动由同一氏族举行，或者由居住在当地的同一族群举行。换言之，一些族群拥有氏族敖包而别的族群没有。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人已经“丢失”他们自己的氏族敖包了。在这样一个氏族制度处于社会组织核心的区域，“丢失”氏族敖包是在政治混乱的非正常时期人们陆续跨境迁移的结果。例如，十月革命后的20世纪20年代，布里亚特人和通古斯鄂温克人从俄罗斯迁到呼伦贝尔，他们建立的新敖包是标志官府分配给他们的新领地。同氏族的人按照抵达的先后顺序被编入不同的行政单位，而不是严格按照氏族的形成而定(Hürelbaatar, 2000)，与此同时这些人也失去了他们在俄罗斯祭祀的氏族敖包。另一方面，从前的清朝旗人，包括陈巴尔虎人、新巴尔虎人、厄鲁特人、达斡尔人和索伦鄂温克人，按满洲八旗制度统治，有很多氏族敖包，从18世纪中叶移居呼伦贝尔，他们的敖包祭祀活动一直持续至今。

1911年清朝灭亡后，外蒙古宣告独立，同时十月革命迫使很多人从俄罗斯逃到中国，引起呼伦贝尔社会环境的动荡。呼伦贝尔草原上大部分居民的生活建立在以放养“五畜<sup>③</sup>”和竞争牧场为基础的游牧经济上，建立敖包不仅是设立领地标志，也是牧场使用合法性的实物见证。布里亚特人建立的敖包就是一个例子。在1910年，瘟疫使厄鲁

特人口大量减少，他们不得不放弃很大一部分牧场给富有的布里亚特人。在1922年，布里亚特人被分配到1000多平方公里原厄鲁特人的牧场，使用期限50年（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研究会，2007）。此后，布里亚特人在他们的新领地依次建立了若干个敖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呼伦贝尔的民族和行政范围重新划定。从那时起，作为少数民族之一“蒙古族”一部分的布里亚特人，被划分到“鄂温克族自治旗”。融入鄂温克民族的通古斯鄂温克人定居于陈巴尔虎旗新建的“鄂温克苏木”。一位90岁的老人说巴彦德勒格尔敖包是换了几个地方修建的。最初在20世纪20年代，通古斯鄂温克人到达呼伦贝尔后定居于特尼河，一位富有牧人成为当地的章京（部落首领）之后，在那边建了第一个敖包。20年代末，随着鄂温克人数的增多，章京决定带领他的氏族迁徙到90公里之外一个名叫Khongkhur的地方，并在那里重建了敖包。到了50年代，巴彦德勒格尔敖包在鄂温克苏木再次建造。

呼伦贝尔有很多关于敖包建造者的传说。有富有的牧人、上层官员、通灵的氏族萨满他们死后其灵魂变为神灵的一员，共同管理敖包。建敖包的日期和原由可能会被遗忘、记错或者完全用神话来虚构(Evans and Humphrey, 2003)。如果说人们在上世纪80年代忙于重建敖包，从2000年开始人们更多地关注关心整理敖包的故事，一些长者、知识分子和当地有影响力的人开始将口头传说与历史资料整理成为新的敖包故事。这种趋势毋庸置疑地获得了促进和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支持<sup>④</sup>。

呼伦贝尔的那些自视为旗人后代的氏族敖包祭拜者中，用口头故事讲述他们的某一位著名祖先是如何在18世纪中叶或19世纪初到达呼伦贝尔草原后，建立了氏族敖包。2015年，索伦鄂温克人最大的氏族之一Yal Khavan的三名成员编纂了他们族谱和敖包的故事。Yal Khavan氏族敖包的建造可以追溯到1732年，当时一位名叫Khilkhet的人参加了一系列战役之后和他的七个儿子来到了呼伦贝尔，两年后，Khilkhet在Edug Oron建了这座敖包。如今，Yal Khavan氏族在当地已经有12代、200多个家庭和1000多口人，他们都对Edug Oron敖包进行祭拜(Batudelger et al, 2015)。

虽然敖包通常不是墓地 (Evans and Humphrey, 2003),但是达斡尔人有“墓地敖包”,这成为他们民族的标记之一。祭祀该敖包的是敖拉氏族登特科家族。据说此敖包是 1802 年为纪念一位级别高的敖拉氏族的官员范察布而建立的 (阿力,2007)。

无论是行政组织建立的敖包,还是氏族的敖包,所有这些纪念圣地都与不同时间、记忆和可确定年代事件有关,反映出当地人和他们的神圣石堆及地域的特殊关系。

### 三、当代呼伦贝尔的敖包祭祀

敖包祭祀是呼伦贝尔草原夏季最重要的仪式之一,根据布里亚特、通古斯鄂温克索伦鄂温克、陈巴尔虎和达斡尔几个民族祭祀仪式的资料,下文略述“小敖包”的祭祀流程。虽不同民族祭祀活动在供奉神灵和仪式主持方面有所不同,但在组织结构上却有类似之处。

#### (一) 敖包祭祀之前

敖包祭祀通常在六月举行。在这个时节,新生命诞生,牧民开始新一年的接羔、挤奶,牧草也开始返青。仪式举行的确切日期由喇嘛或萨满根据占星日历决定。“大敖包”和氏族敖包祭祀要遵守特定的日期<sup>⑤</sup>。在呼伦贝尔草原敖包祭祀的固定程序为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三最先祭祀安本敖包,这是在政治等级中最高级的“大敖包”。从五月初三起,其它敖包也开始祭祀,农历七月初三,祭祀宝格达乌拉敖包,祭祀结束。这样的规则也同样适用于“小敖包”:在布利亚特的几个敖包祭祀中,首先祭祀巴彦汗敖包。因为它是布利亚特人在中国地域上建立的第一个敖包。有时祭祀顺序也会根据特定仪式目的而加以调整。比如在 2017 年,为了给干旱数月的牧场祈雨,喇嘛决定首先祭祀布利亚特额尔德尼乌拉敖包,因为它是水神和龙神的居住地。氏族敖包祭祀在农历五月初五或者是五月十三,而祭拜水神和龙神是在农历五月初五。

在敖包祭祀仪式举行前几周,准备就已开始。其主要是筹集祭祀品的经费、那达慕比赛奖品的资金,还有支付喇嘛或萨满的酬金。从不同部族募集来的资金数量不同,政府有关部门管理的敖包可以得到当地苏木政府的资金支持。牧户也捐赠现金和羊。氏族敖包祭祀的开支情况类似,只是经费完全来自氏族成员,他们被要求在自己经

济能力可以承担范围内进行捐款。尽管没有最低限度,一般每户至少都捐一百元。自从上世纪 80 年代,敖包首领(敖包达)一般由受人尊敬、知识渊博的长者来担任,任期三年,负责包括筹款在内的祭祀组织活动。

#### (二) 重新布置敖包:男人的事情

在祭祀仪式前一天的日落后,或者仪式当天的日出前,敖包必须重新布置,更换前一年的柳树枝和祈祷旗帜。敖包的重新布置时间对应了大自然的更新周期,即新草发芽,五畜新生。每个男人在敖包的中心木杆放置刚割来的柳枝并添加祷文旗,展现出多彩的颜色,敖包仿佛如盛开的鲜花,与周围自然环境交融。重新布置敖包的工作不允许女人参加。另外,女人们不允许到达敖包顶部,也不能攀爬那些建在高处的敖包<sup>⑥</sup>。尽管被调查者对这条禁令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相信它只是一种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传统规则。Sneath 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参加过巴尔虎人的敖包祭祀活动,他认为“将妇女排除在外是蒙古人社会规则的一种体现,强化了成年男子的社会地位,同时也表达出一种观念,认为女性会玷污敖包神灵”(Sneath, 1991)。而男人参加的各种活动如添加柳枝、在树或石头上写上他们的名字,都象征着父权的延续。

#### (三) 仪式的形式和活动

仪式当天的清晨,身着鲜艳亮丽服装的祭拜者都聚集在敖包旁。身着本民族长袍是祭拜敖包的一个不成文规定;在其它重大庆典中,如婚礼、那达慕或参拜寺庙也要同样穿戴。另外,从面料、款式到系腰带的方式每个民族都各具特色,代表着不同民族的标记。因为大部分的敖包祭拜日期相近,人们自然会去他们自己的敖包参加祭祀。如果一个群体或氏族拥有一个以上的敖包,人们倾向于去最近的那个。

祭祀前的准备常包括:男人们在敖包顶部的柳枝上系哈达和各种颜色的丝带;同时敖包首领和妇女们把祭品放置在敖包的南面。当祭坛和净化用的焚香准备好之后,喇嘛开始诵经,或者萨满开始作法,常持续数小时。仪式中,祭拜者顺时针绕行石堆三周,同时向神灵敬奉食品并磕头。“蒙古人认为绕行石堆是一种向神灵表达敬重的方式”(Davaa – Ochir, 2008)。祭祀以所有祭拜者共

同“召唤洪福宏远——dallaga”而结束，即在喇嘛的引导下，祭拜者手里拿着他们带来的祭品顺时针绕行敖包，同时说着“Khurai Khurai”（呼瑞—汉语发音），意思是“能到达，能收到”，男人们解开上衣纽扣模拟接受神灵的赐予。中午时分仪式结束，人们可以在敖包附近或那达慕场地分享一些祭品里的食物。

#### （四）祭品

丰富而众多的祭品是敖包祭祀最明显的特点。的确，为了获得神灵的荫庇和恩赐，祭拜者必须慷慨，祭品务必珍贵。在祭拜者的理念中，祭拜者应先供奉祭品，然后才能得到神灵的保祐。这在蒙古和西伯利亚地区多有记载和研究。对于生活物质依赖气候和自然资源的牧民来说，获得控制自然的神灵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牧民用丰富的祭品和祈祷敬献神灵，期待其确保社会安宁、雨水丰沛、牧草优良和畜群多产。

此时敖包被各类的食物和饮料环绕，这些祭品自然也反映出人们的喜好：有饺子、蛋糕、酸奶、糖果、干奶酪、羊肉、水果、牛奶、奶茶和酒。一位长者记得他年轻时敖包祭品主要是鲜奶和肉。而现在现成食品居多，超市出售的塑料袋装的质优价廉的牛奶作为祭品是非常普遍的。但是有一种祭品总是由当地人自己提供的：那就是羊。作为祭品的羊要在仪式前宰杀并煮成熟肉。羊头和整个羊身（这种情况比较少见）要摆在敖包前面。仪式结束后，一些剔去肉的骨头被留在敖包处，剩余的肉和其它祭品收集起来分给祭拜的人们食用。在“五畜”中，羊是最常用祭品，因此它被赋予重要的礼仪作用。“用于掷羊拐骨游戏的羊后腿象征着畜群多产，生命延续和幸福的游牧生活”（Kabziska – Stawarz, 1991）。此外，羊是数量最多的牲畜，用它作祭品不会影响畜群的繁衍壮大。

#### （五）喇嘛和萨满

喇嘛教于18世纪中期随着新巴尔虎人的到来开始在呼伦贝尔草原传播（李·蒙赫达赉，阿敏2013）。曾信仰萨满教的达斡尔人、索伦人和陈巴尔虎人逐步开始受新传入的喇嘛教的影响，但是萨满教仍然存在，在该地表现为宗教融合，两种教派并无明显的对立。文化大革命使喇嘛和萨满遭到致命的打击。上世纪80年代的宗教复兴和随之

而来的寺庙重建，出现了一些年轻的喇嘛；萨满也逐渐增多，过去十年尤为明显。目前，呼伦贝尔有数十位著名的萨满。当地人根据宗教活动和成为仪式主持的方式来区别喇嘛和萨满。喇嘛在宗教机构中通过诵经修行，而萨满是被神灵选中的，他们的知识是神灵传给他们的。

喇嘛和萨满都能主持敖包的祭拜仪式、选址建造、祭拜水神和龙神的仪式。人们选择萨满或喇嘛是依照风俗、民族的偏好以及这些神职人员的日程安排表。萨满和喇嘛可以祭祀同一个敖包，但有人认为绝不会同时进行，因为不同派别的宗教人员同时出现被视为对神灵有潜在的危害。

喇嘛和萨满主持敖包祭祀的目的相似，但他们请求神灵来到敖包的方式不同。喇嘛请神的方式为一个或几个喇嘛诵读藏经，而萨满则身着萨满服装由助手帮助，靠神灵引导，打鼓、跳舞、祈福驱灾。

喇嘛和萨满的职能是对祭拜仪式进行指导。例如，曾位于海拉尔附近的莫日登氏家族的敖包于1942年遭日本人破坏，2017年6月，该氏族决定在如今的定居地点附近重建敖包。重建和祭拜都由呼伦贝尔最有名的达斡尔萨满和其他年轻的萨满共同主持。该氏族敖包的祭拜，由萨满决定供奉羊的数量和绕行敖包的时间。仪式中，萨满还要求氏族成员依次跪拜祖先神灵。

如果说一些人已经忽略了仪式内容及行为的确切含义，但人们看重的是规范礼仪行为所达到的效果。比如祈雨之后天气变化特别是下雨，被人们认为是喇嘛和萨满法事奏效的标志，这证明神灵已经接受了祭拜和祭品。

#### （六）以游戏结束敖包祭祀

敖包祭祀还包括敖包祭祀游戏或那达慕<sup>⑦</sup>，这些都由敖包达带领一些人在几星期前就开始准备。那达慕由展现男人气概和力量的赛马、摔跤和射箭的竞赛活动组成（Lacaze, 2010）。赛场选在距敖包几公里的平地，场地会设置旗帜、看台和蒙古包。

为了保护骑手避免天热伤马，赛马经常安排在清晨敖包祭祀之前。赛马按照马的年龄分组：两岁马有6500米、7500米和10000米三种赛程；

两岁以上的马有 3000 米、5000 米、10000 米或 12500 米赛程。骑手无年龄、体重和身高的限制。为了公平，赛马必须是当地蒙古马种。摔跤是最流行的“男儿三艺”之一，也是压轴项目，参赛选手无重量分级，比赛也无时间限制，选手被摔倒或膝盖触地即输一局。射箭比赛吸引的人很少，所以不经常安排在比赛中。比赛获胜者颁发奖金或奖励羊。

举行游戏是出于以下愿望：“牧民们希望确保年景变好、牲畜增加、人丁兴旺”(Hamayon, 2012)。此外，“游戏具有向神灵传达人类是快乐的这一信息”(Kabzi • ska – Stawarz, 1991)。游戏与敖包祭祀目的相同，按先给予再获得的原则与神灵沟通，以获得保护和关爱。人们通过游戏与大自然及神灵沟通，确保族群延续及自然环境更新。在上世纪 50 年代，敖包祭祀被废除，那达慕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在不同体育运动竞技赛场出现的优胜者成为多民族中国的新英雄人物；那达慕每年由旗和苏木举办一次，并引进女子摔跤等新项目。

结语：本文概要介绍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多民族地区的敖包及当代祭祀情况。敖包不仅揭示出祭祀活动和人们与家乡及圣地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是了解地方社会和国家、民族、文化价值的载体，通过庆祝活动内容的调整来适应意识形态。每年都有新的神圣的石堆被建造或重建。可以肯定，这些构成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和北部亚洲社会生活不可分割部分的宗教庆典活动值得进一步研究。

#### 参考文献：

- [1] 阿力, 简述达斡尔族敖拉氏登特科艾勒‘华仁敖包’[Z]. 海拉尔:未发表的个人作品, 2007.
- [2] Atwood, Christopher P. Encyclopedia of Mongolia and the Mongol Empire [M], New York: Facts On File. 2004.
- [3] Batudelger, Qaserdeni, and Jorigsrung, 一个简短的介绍 Yal Khavan 氏族的研究材料 [Z]. 海拉尔:未发表的个人材料, 2015.
- [4] 李·蒙赫达赉, 阿敏. 呼伦贝尔萨满教与喇嘛教史略 [M].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3.
- [5] Chuluu, jiyediin, and Kevin Stuart. Rethinking the Mongol Oboo [Z], Anthropos, 4 (6) : 544 – 554. 1995.
- [6] Davaa – Ochir, Ganzorig, Oboo Worship: The Worship of Earth and Water Divinities in Mongolia [D], Oslo: University of Oslo, 2008.
- [7] Evans, Christopher, and Caroline Humphrey, History, Timelessness and the Monumental: The Oboos of the Mergen Environs, Inner Mongolia [J]. Cambridge Anthropological Journal, 13 (2) : 195 – 211, 2003.
- [8] Hamayon, Roberte, Jouer: tude anthropologique à partir d' exemples sibériens [M]. Paris: La Découverte, 2012.
- [9] Hürelbaatar, 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Religion of the Buryat Mongols of Shinehen in China [J], Inner Asia, 2 (1) : 73 – 116, 2000.
- [10] Kabzi • ska – Stawarz, Iwona. Games of Mongolian Shepherds [Z], Warsaw: Institute of the History of Material Culture,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1991.
- [11] Lacaze, Ga • lle, Les parfaits coursiers du Naadam [J], tudes mongoles et sibériennes, centrasiatiques et tibétaines, 41. 2010.
- [12] 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研究会, 黑龙江省鄂温克研究会. 鄂温克地名考 [M],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
- [13] Sneath, David, The Oboo Ceremony among the Bargaa Pastoralists of Kholon Buir, Inner Mongolia [J], Journal of the Anglo – Mongolian Society, 13 (1 – 2) : 56 – 65, 1991.
- [14] 王其格, 塔娜, 敖包祭祀与草原文化,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J]. 2010. 36 (3) :21 – 24.
- [15] 王伟, 程恭让, 敖包祭祀:从民间信仰到民间文化, 宗教学研究 [J]. 2012 (1) :256 – 262.

#### 注释:

- ①本文翻译:敖爱玲,呼伦贝尔学院退休教师;校译:徐兴锐,呼伦贝尔学院教师。
- ②如今,敖包地点由喇嘛或萨满的选择。
- ③“五畜”指的是牛、马、骆驼、绵羊和山羊。
- ④2006 年,敖包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这仅限于“大敖包”。
- ⑤一个例外是巴彦德力格尔敖包,这是由哈木尼干人(部分“鄂温克民族”)为了配合官方的鄂温克民族节日瑟宾节在每年的 6 月 18 日祭拜。
- ⑥女人允许前往被提升为旅游景点的“大敖包”。
- ⑦“男儿三艺”是人们熟知的那达慕活动。那达慕相当于有组织的节庆活动,而“nair a 一词是指更庄严的节日活动,比如祭祀敖包。

责任编辑:王 静